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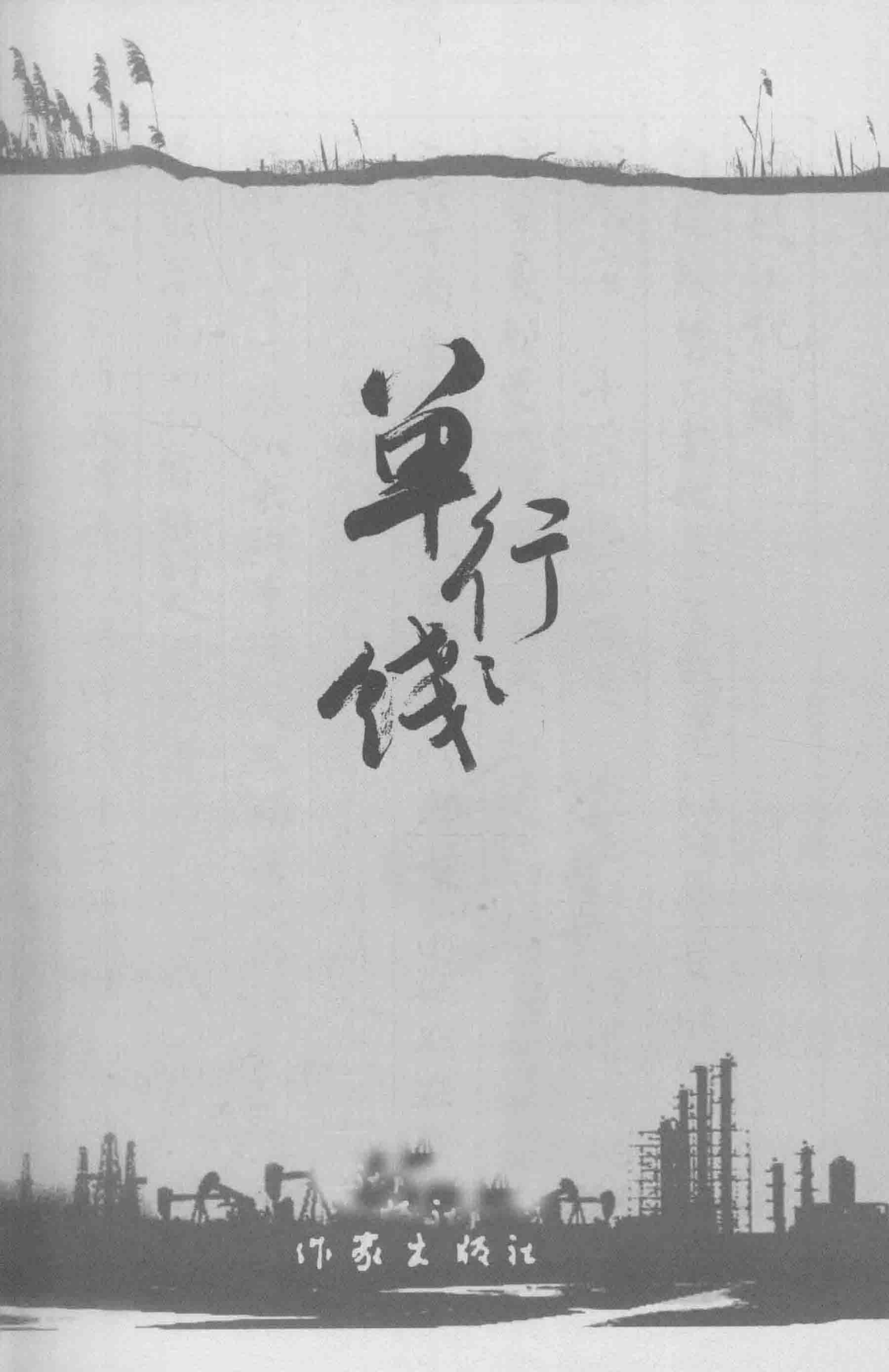


寒月集

孙丽萍 著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观察，
并从中提炼出深刻的文学意义和哲学思考，是作者多年创作的结晶。

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写作手法十分灵活，通篇结构看似松散，却脉络清晰，情节生动，令人击节。——张贤亮



单行 线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行线 / 孙丽萍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063-3899-8

I. 单… II. 孙…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5787号

单行线

作 者: 孙丽萍

责任编辑: 王为建

装帧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印 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1/16

字 数: 305千

印 张: 17

插 页: 8

印 数: 001-10000

版 次: 200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63-3899-8

定 价: 3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海越小說



對於蘇慧而言她又一次感覺到什麼是錐心刺骨般的疼痛多年以前她曾有過一次這樣的經歷在她的記憶深處那是一種痛苦而又無奈的感覺當然也是她內心最不願意触及的東西隨着時光的流逝她在忙碌中收獲着豐盈的人生她已經忘了那種痛徹心肺的感覺假如沒有什麼外來的事件突然觸痛她的話實際上時間是最柔韌的物質能將人們經歷的一切化成淡煙慢慢地彌散甚至消失得無影無踪幾乎不留下一絲痕迹她一直過着平靜而充實的日子在別人眼里她十分幸運似乎沒

海越詩集



無題
縱然世界上所有的童話都不復存在我却因執

的相信在雪夜的森林裡有一間飄着松脂香味的小木屋

會燃起一盞明亮的燈等我歸來
聽雨
聽雨淅淅瀝瀝敲

打心的窗煙清曉而又連續一夜如串珠般的洒落美麗

的蓮花在雨中搖曳尖尖的荷角裹着一抹深閨的緋紅很

古典地期待着瞬間的迸發聽雨從小令里支出一帘幽

的哀怨在都市的霓虹燈下影里尋不到婉約現代人把門

窗關好坐在有冷氣的房間里聽雨飄洒穿過執開的

街市這雨早不是李商隱的巴山夜雨了遙遠的地順着

序

正值隆冬，窗外的寒风无情地肆虐着眼前这座已被风蚀殆尽的镇北古城堡。远处，绵延千里的贺兰山脉静静地沐浴在一片金色的暮霭中。

孙丽萍的长篇小说《单行线》，正摊开放在我的案头，在冬日的午后，读着这样一部充满女性细腻情感而又不乏深刻哲理的小说，犹如品一杯上好的茶，感觉四周似乎都在散发着阵阵幽香。

日已西斜，一个下午就这样悄悄地流逝，我的思绪依然停留在眼前这部小说上，虽说未曾谋面，仅凭感觉，作者应该是一个气质优雅的才情女子。

作者用流畅的文笔为我们叙述了一段并不太遥远的往事，她将主场景定格在东北那片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芦苇滩上，时间前后跨度二十多年，涉及国内国外，过去现在，着力描写那群快乐的年轻人的真实生活，其中有幸福，也有痛苦，有欢乐，也有忧伤，但更多的是充满了激情，表达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想，这应该是属于八十年代初期正值青春年少的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但是，作者并没有局限在纪实的描写上，而是将目光放得很远，她更多的是写人生，写生命的内涵与质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透过那些略带忧郁气息的文字，我又一次感受到生命的宝贵，人生的短暂，生活的美好。

八十年代本该属于上个世纪，在一些人眼里，那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文学而言。然而，作者却不这样以为，当然，许多人也不会这样以为，毕竟我们是从昨天走来，我们的心灵必然要保留着昨天的某种痕迹。

作者以冷静的目光对人生进行了剖析和思辩，字里行间流露出扎实的文学功底和令人赞赏的才华。应该说，这是在当前泛商业化大环境里以石油人为题材的一部不可多得优秀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作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写作手法十分灵活，通篇结构看似松散，却脉络清晰，情节生动，令人击节。

我为作者而感动，特别是在当前文学生态不是很好的环境下，依然有这么一个热爱文学的美丽女子在苦苦地思索着，跋涉着，并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下时代的印迹，可以说，这是一份难得的精神大餐。

张贤亮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对于苏慧而言，她又一次感受到什么是锥心刺骨般的疼痛。

多年以前，她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在她的记忆深处，那是一种痛苦而又无奈的感觉，当然也是她内心最不愿意触及的东西。

随着时光的流逝，她在忙忙碌碌中收获着丰盈的人生，她早已忘了那种痛彻心肺的感觉，假如没有什么外来的因素突然触痛她的话。

实际上，时间是最柔韧的物质，能将人们经历的一切化成淡淡的烟，慢慢地弥散，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几乎不留下什么痕迹。

她一直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在别人的眼里，她十分幸运，似乎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作为知识女性，她不仅在学术上有所建树，成为知名的专家，而且相貌清秀，气质优雅。如果仅限于此倒也罢了，没有必要让人羡慕得不得了，现如今有许多聪明的女人能毫不费力地做到这一点，甚至比她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她的幸运在于选择了简约而平凡的生活，不像有的聪明女人那样，只顾拼命地干事业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要，等到事业有成时，忽然发现自己缺失了常人的乐趣。对她来说，作为女人最重要的归宿——家庭，美满和谐，丈夫体贴入微，儿子聪明健康，大凡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女人能够拥有的东西，对她来说，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顺理成章，似乎连上帝也格外偏爱她。

她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说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活得自信而又快乐。由于长期从事科研工作，自然科学缜密的逻辑性促使她能够非常冷静地面对生活，因此，与一般女人不同，她非常理智，极少情绪化。她的精力充沛，无论做什么，都非常投入，就像事先安装好程序的机器人一样，按照逻辑的指令毫无差错地运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因而将她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只不过是她的理智能使她将痛苦消融殆尽。她觉得痛苦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必须把它隐藏在一个密不示人的地方，最好永远也不要打开它，否则痛苦的洪荒往往能把人淹没，人也就在情感的纠缠中一次次地倍受折磨，直到丧失自我。

在她看来，丧失自我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在时光毫不间断的延伸里，她竭尽全力回避消极的心理暗示，忽略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她不想活得太累，因为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常常让人感到眼花缭乱，以至于很容易使人浮躁起来，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而什么又是不该要的。

生活的表面就像一条平静的河流，缓缓地流逝，谁也不知道河水下面会有多少暗礁险滩，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旖旎风光。

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同许多涉世之初的年轻人一样，希望生活能按照自

己脑海里早已勾勒好了的蓝图进行。可是，人生的经验告诉她，生活其实很实际，实际得如同厨房里的各种调料，缺了哪样都会少了一种滋味，但是很多时候，你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或者几种，而对另外一些却不得不弃之不顾。渐渐地，她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生意味着要学会放弃，一个人要不断放弃那些逐渐成为你精神负担的东西，否则你很难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因为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每个人所能把握的仅仅是手里拥有的那么一点儿时间。比起历史的长河，人生的确太短暂了，生命从一开始就像一根点燃的蜡烛，不停地燃烧，直到有一天燃成灰烬。

基于这样的认识，她把热爱的事业当作了生命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她早已习惯了自己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习惯往往成为思维的定势，她把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朝着设定的目标执著地奔去，就像一辆开足马力的汽车不停地往前奔跑，她不想停下来，也不能停下来，她必须全力以赴地往前冲，就在拼命向前的过程中，她体验着快乐和幸福。

然而，终于有一天，这辆汽车忽然跑不动了。一个急刹车，她收住了急驰的脚步，惯性使她猝不及防。

最近，她突然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困惑和焦虑，她原以为她能驾驭自己的情感，不会让那种不堪回首的感觉再一次袭上心头，却没想到二十多年之后，她依然那么脆弱，脆弱得如同晚秋时节一片飘零的枯叶，无法把握自己的方向，只能随风漫舞。

由于连日失眠，她的脸色苍白，心情极糟。早晨，她强打精神上班，昏昏沉沉地来到办公室，随手就把门带上了。她把大衣脱下来，挂到衣架上，沏了一杯茶，强迫自己坐到工作台前，面对着眼前摊开的一张张图纸，她的思绪却飘得很远很远。

她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之中，这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到十分沮丧。

电脑的风扇“嗡嗡”地响着，她的心像长了杂草一样乱糟糟的，怎么也静不下来。

进入岁末年初，按照课题进度，应该编写研究报告，可是一连数日，她一个字也写不下去。

她沉思了一会儿，转念一想，不如就此好好整理一下混乱的思绪，免得影响课题进度。主意打定以后，她就到隔壁房间把许如娟喊过来，将手头上的活统交给她。

许如娟感到很诧异，怎么也搞不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平时她最头疼的事就是写报告，每当苏慧动手写报告时，她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一会儿帮苏

慧查查资料，一会儿给苏慧倒杯茶，只要不让她动笔，她就心花怒放，那种感觉就像四九年到了一样。

“你也该单独搞课题了，不能总给我打下手。”望着许如娟满脸的疑惑，苏慧平静地解释道。

“师傅，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和你一起干，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动过笔了？我可不愿意遭那个洋罪！唉，干咱们这行的，也太累了，总是面临挑战，要求你必须不断有新的认识，像我这样的半瓶醋怎么能行？再说编筐窝篓全在收口，关键的活还是你干吧，我给你打下手。”许如娟一参加工作就由苏慧带着上班，二十多年了，她一直习惯地称苏慧为师傅，实际上她只比苏慧小了三岁。

“那怎么成？都这个岁数了，还不想挑大梁？不干你永远也不会，这些年我一直想放手，你总是推脱，再这样下去，你永远也长不大了。”苏慧的语气不容商量。

许如娟只好硬着头皮说：“那我就试试吧，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文字水平照你差远了，就是让我坐火箭撵，也撵不上，最后还是你把关吧。”

“不能试，而是必须做好。”苏慧严肃地说。

许如娟出去了，苏慧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她百无聊赖地将目光落到了工作台上的玻璃板底下，一下子看见了儿子满月时的照片。儿子白白胖胖，眼睛瞪得圆圆的，仿佛正专注地望着她。

她忽然想起儿子小时候的那些日子，她忙得像一只陀螺，每到星期天，她几乎都要加班，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孩子。等孩子睡了以后，她常常在灯下给孩子织毛衣，在这之前她连毛衣针都没拿过。以前看张兰那么热衷于打毛衣，她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没想到等她有了孩子居然也会乐此不疲，看来女人只要做了妈妈，完全可以改变自己。

那阵子，几乎每一分钟她都是精打细算的，尽管忙碌，但她的心情却很好，感到很满足。因为儿子和工作是她的生命线，当然，还有陈浩对她的呵护，这一切一切把她的生活填充得满满的，她觉得浑身上下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

转眼之间，时间就这样匆匆而去，她觉得很充实，也很幸福。

对于幸福的理解，她自然有她的标准。

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在二十多年前她曾为燕子做过颇为自负的解释，当时她曾为自己对幸福的理解比其他人深奥而感到欣慰，现在想来却多少有些书生气。那时候她太年轻，不谙世事，纯洁得如同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期待着用双手画出一张完美的图画。

她觉得年轻就是春天，就是希望。年轻真好，可以做那么多的白日梦，可

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生活，任想象的羽翼自由地飞翔。青春就像女巫手里的魔棒，可以随意挥洒自己的心愿，然后等待着美梦成真的那一瞬间。但是，与一般爱幻想的女孩子不同，她深知任何梦想都不会轻易实现，必须付出辛勤的汗水和不懈的努力。当时，也许是因为生活在荒凉寂寞的野外，她喜欢思考，对未来既迷茫又充满信心，她觉得她的血液里奔涌着无穷的活力。

啊，幸福！幸福就像一只羽毛丰满的鸟儿，从她的心底开始起飞。

她还记得那是早春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狂风像一匹发了疯的野兽，肆虐地掠过旷野，卷起了阵阵泥沙，远远地望去，荒凉的芦苇滩上烟尘滚滚，犹如正在厮杀的沙场。

那天非常不凑巧，正赶上他们气测队搬迁，碰上这样恶劣的天气，可想而知他们该有多么不走运。一大早，他们就开始收拾东西，打好铺盖卷，把锅碗瓢盆衣帽鞋袜全部归拢好，搬到仪器车上。

她麻利地把自己的行李捆好，放进车里，回头一看孟晓菲正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急得脑门上都是汗。

她笑了一下，走过去帮孟晓菲收拾东西，这正是孟晓菲巴不得的事。

每次搬家，别人的行李都很简单，很快就能收拾好，装进仪器车里，等待出发。惟独孟晓菲总是最后一个收拾完，因为她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她一边收拾，一边嘟囔着，挑没用的往外扔，等到行李打好时，不用说，数她的行李最多。

行李搬到车上了，牛队长走进板房，例行公事地检查一番，在确认没有什么问题后，他开始指挥吊车把板房吊到半空中，然后再缓缓地放到平板卡车上。

最后，所有的人都钻进了仪器车，在黄沙弥漫中朝着他们新的宿营地出发了。

对于气测工来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近似流浪般的生活，从一个钻井队到另一个钻井队，一年到头总是这样不停地搬来搬去，不出几年，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几乎跑遍了整个油田。

一群人坐在车上，打扑克，说笑话，都很开心。

同往常一样，苏慧靠着车窗坐着，漫不经心地向窗外张望。

正值枯水季节，一望无际的芦苇滩上光秃秃的，毫无生气，往日碧波荡漾的苇塘，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冰湖，零星地点缀在干涸的芦苇滩上，像破碎的镜子一样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每次搬迁，她的心里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种惆怅的感觉，他们在一口井开钻的时候上来了，等到井打完了，他们也该撤离了，然后又去别的钻井队。气测工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们总是从刚刚熟悉的钻井队搬走，再到另一个陌生的钻井队去，重新结识合作者，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那是早春一个阴沉沉的日子，狂风像一匹发了疯的野兽，肆虐地掠过旷野，卷起了阵阵泥沙，远远地望去，荒凉的芦苇滩上烟尘滚滚，犹如正在厮杀的沙场。

风越刮越大，泥沙铺天盖地。

她在心里琢磨着这一次不知道又该遇到什么样的人，发生什么样的事，一想到这些，她感到十分茫然。

汽车跑了大半天，直到下午，他们才到达目的地，选好合适的位置，牛队长指挥吊车把两栋板房从卡车上卸下来，摆放整齐。他们习惯地将板房停靠在离公路比较近的地方，为的是来回搬家方便，当然也是为了与钻工们的宿舍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从形式上显示一种不可忽略的孤傲，正好与姑娘们与生俱来的天性相吻合。

这一次他们将板房摆到了井队大院的外面，正好在食堂的对面。

牛队长带着张兰和孟晓菲把仪器车开到井场上，调试仪器，准备第二天正式测井，他让苏慧带着剩下的几个人安排住宿的事情。

狂风简直像受了伤的狼群一样嚎叫着，疯狂地从荒野上掠过，板房屋顶的铁皮被吹得“哗啦哗啦”地山响，粉末状的黄沙顺着板房的缝隙扑簌簌地落到屋里，人们的头发上脸上甚至鼻孔里都是细腻的沙粒，飘浮在空气中的沙尘随着呼吸钻进了呼吸道，让人感到嗓子发干，痒得要命。

苏慧让于胜利带着杨克把电线和天然气管线接到屋里来，她和燕子支起铁炉子，天然气管线接好后，她把炉子点着，烧了一壶开水，这时于胜利把照明灯也弄亮了。

苏慧带着燕子帮于胜利和杨克打扫房间，回头再收拾自己的房间，挂窗帘铺行李。

天色不早了，他们总算安顿下来。

燕子用纱巾蒙住头，整张脸都遮在透明的红纱巾里，水汪汪的大眼睛躲在纱巾后面，懊丧地望着窗外。

她烦闷极了，在狭窄的板房里不停地走着，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东一头西一头地扑腾着，心情糟糕到了极点。直到她意识到必须老老实实地呆在板房里而别无选择时，她渐渐地平静了下来，脸上蒙着纱巾，躺在床上望着板房的弧型棚顶出神。

一只小小的蜘蛛在天棚角慢慢地爬着，织着透明的丝网。由于不见阳光，蜘蛛是灰白色的，腿又细又长。燕子拿起笤帚把蜘蛛打落下来，忿忿地说：“该死的，天刚暖和一点儿，就出来了，也不知道人家烦不烦？”

苏慧靠着枕头看书，微微地笑了一下。

燕子怅然地说：“真没劲，整天跑野外，也不知道啥时是个头？苏慧，我真的服了你，天天看书烦不烦呀？”

苏慧不紧不慢地说：“烦什么？看进去了你就会发现书里面有很多你平时根本体会不到的乐趣，就像你面对大海时的感觉一样，当你站在海边，一定会为大海的浩瀚和神秘而感到惊叹不已。对了，昨天你不是还给我背了一句高尔

基的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没事的时候你看点儿书就不烦了。”

“什么阶梯不阶梯的？昨天我是闲得实在难受，看你那么用功学习，不好意思打扰你，就找了一本书看，总算记住了这么一句话。要是让我天天像你这样看书学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哪有这么严重？习惯就好了，你能记住一句高尔基的名言，说明你在进步。”

“得了吧，我这个人就是没出息，老是想玩，不像你对书那么感兴趣。”燕子皱起了眉头，一提起看书她就头疼，她最不愿意听苏慧说让她看书这句话。

她脱了鞋，躺在床上听收音机，听了一会儿，她忽然问：“苏慧，你说到底什么是幸福？”

苏慧放下手中的书，沉吟了一会儿，说：“幸福实际上是人们的心理感觉，人的追求不同，对幸福的理解也不同，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幸福是人们由心灵深处产生的满足感，是发自内心的快乐。”

燕子不解其意，说：“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

苏慧笑着说：“说白了，幸福就是自我感觉良好。比方说，像牛队长那么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一定感到很幸福，因为他已经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人一旦进入这种境界就能发挥出巨大的潜能，什么困难也难不倒他，自然就会产生满足感，感到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阳光。还有，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惬意地躺在床上听评书时，就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幸福。”

“还幸福呢？别逗我了，我都要憋闷死了。”燕子嚷嚷着。

“你好好想一想，当时你不是很快活吗？”

“那倒是。可是，我还有心烦的时候呢！哎，你说人要是能当神仙就好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了，那该多幸福！”燕子异想天开地说。

苏慧一听，“噗嗤”一声笑了，说：“孙悟空的本事再大，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何况唐僧还有一个紧箍咒来约束他！谁都有烦恼的时候，你可以找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事情做，把空闲的时间利用起来，烦恼自然就少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发现我到底对啥感兴趣。”

“那你就慢慢找吧，总有能找到的那一天。”苏慧收住了话头，继续看书。

燕子回想着苏慧的话，虽然有些似懂非懂，但琢磨起来还是很有道理，心中不由得对苏慧充满了敬意。

可是，二十多年以后，当苏慧坐在工作台前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时，她却百感交集。

这一阵子她总是感觉很疲惫，早晨起床对她来说突然变得很痛苦，闹钟响

了，她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

冬天总是很压抑，清晨也显得凝重，天色灰蒙蒙的，光秃秃的树像孤独的剑客，漠然地兀立在寒风中。

隔着白纱窗帘，她看见外面已经泛着银灰色的光亮，她打了个哈欠。

她进了卫生间，习惯地照了照镜子，随着滑落到肩头的一头长发，她看到一个很优雅的女人站在对面，平静地望着她，像是在观察着她的举动。不知为什么，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很陌生，陌生得让她感到很遥远，她是从哪一天开始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呢？她的眼里已经不再有青春的激情，而替代的是完全理性的冷静？

她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她看见镜子里的她笑得很优雅。又是优雅，大凡见过她的人都会说她优雅，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词呢？或许她为这两个字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站在镜子前，她发现一根白发从头心处钻了出来，任凭她怎么梳理，那根白发就像躲在大人身后的孩童一样顽皮，故意地露出一只脚来，仿佛说我在这儿呢。她忽然觉得这些年她将什么东西遗失在什么地方，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到底丢失了什么。她的鼻子忽然一阵发酸，心里也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使劲往上抬了抬眼睛，把一片通常被称为泪光的东西，硬给挤压成一种深邃的光芒。

若是在平时，她绝不会让低落的情绪持续太久，她会极力克制自己，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去生活。

所以，通常的情形是这样的，当低落的情绪刚一出现，就立刻被她抑制在萌芽状态，有时仅仅是一瞬间的事。她的理智时刻都在提醒她没有必要去想婆婆妈妈的事，她也不愿意像普通女人那样随意宣泄自己的情绪，抑或说她根本不屑表达脆弱，尽管脆弱是人的天性，不仅仅是女人。

也许这是追求完美者的悲哀，她对着镜子自嘲地笑了一下，拧开了水龙头，用冷水洗了洗脸，顿觉头脑清醒了许多。

一阵轻松舒缓的音乐从书房里飘了出来，陈浩不知什么时候打开了音响。最近一段时间，陈浩早晨起床总是先放一段音乐，她意识到这是陈浩特意为她放的。

她听出那是一组黑管和长笛的组合，她感觉好象置身在茂密的森林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好照在她的脸上，一阵清风拂面而来，她仿佛闻到了原野上花草的芳香。

她的心头涌过一阵暖意。

音乐，又是音乐，她忽然觉得她的生命总是和音乐紧紧地连在一起，除了她自己喜欢音乐外，真正让她体会到音乐的美感竟然是两个深爱着她的男人。

陈浩酷爱音乐，而尚原则把音乐融进了自己的血液里。

她又一次想起年轻时在野外工作的时光。

那时候身处荒野，寂寞就像一张布满尘埃的蛛网，笼罩在每个年轻人的心头，挥之不去的惆怅在心中悄悄地滋长着。

日子单调得如同一把破旧的胡琴，吱吱呀呀地弹不成调子。下了班，她无处可去，又不喜欢像别的姑娘那样打扑克织毛衣，只好把空闲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只要有书看，她就感到很快快乐。那几年正赶上中外文学名著大批量地印刷，就像经历饥荒之后的人一样，眼前丰盛的食粮让她狂喜不已，她贪婪地扑到了食物上。她很留恋那些年的生活，让她有幸涉猎了那么多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她有机会跟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先哲进行沟通，让她的心灵日渐丰富。

看书累了，她就靠着床头听音乐，她最爱听肖邦的钢琴曲，那高贵优雅而又充满激情的旋律，正好和她年轻奔放而又充满幻想的心情相吻合，她常常听得如醉如痴。

后来有很多年她几乎不听肖邦，因为每次听的时候，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尚原，当年尚原曾给她介绍过许多乐曲。尚原最喜欢肖邦，他写信告诉她没有人能和肖邦相提并论，因为肖邦已经将钢琴的可能性演绎到极致，将钢琴种种艰深的技巧与他内在的深刻情感融汇在一起，隐藏在抒情诗一样优美的旋律里，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深深眷恋，同时还带给人无限的遐想和回味，可以说肖邦的音乐是完美的音乐。

她为尚原对音乐理解得如此透彻而折服，她觉得她对这个世界了解得太少了，她迫切需要充实自己，她太苍白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个庞大的世界。

音乐给她提供一个舒展心灵的空间，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她像一只孤独的小船，泊系在知识的港湾里，静静地感受着潮起潮落。她向往扬帆远航的日子，去领略大海的多姿多彩，体验乘风破浪的快乐和艰辛，哪怕船帆被狂风撕扯得七零八落。

随着时光的流逝，她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时间的无限伸展与人生的相对短暂，她舍不得将手中这短暂的光阴虚掷。

时间在流动，一切外在的形式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或张扬或沉寂，人生就是这样无奈，惟独精神之树可以常青，没有必要让自己烦恼，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洗漱完毕，她感觉心情好多了。

陈浩早就把早餐准备好了。

匆匆地吃过早餐，她开始收拾上班要带的笔记和资料，她把这些东西整齐地放到咖啡色的皮包里，从衣橱里拿出一件驼色的羊绒大衣穿上，又在脖子上

系了一条以棕绿色为主色调的丝巾，对着镜子照了照，她感到很满意，转身下楼了。

陈浩在楼下已经把汽车发动着了，见她走下楼，就把车门打开了。

“又没睡好吧？”陈浩关切地问。

“没什么，”她莞尔一笑，故作轻松地说。

陈浩心疼地看了她一眼，不再说什么，默默地开车送她上班。这是陈浩的习惯，只要不出远门，一定要开车送她去上班，这几乎变成他们夫妻间的一种固定模式。

实际上，这段时间她是在极力保持以往的状态，她不愿意让丈夫过多地分担她的痛苦。

毫无办法，一个人过于理性，注定要承受常人忍受不了的痛苦。

也许生活并不需要像军人那样理智，她最近常常想起孟晓菲，她喜欢孟晓菲的直率，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爱也好，恨也罢，从不掩饰。可惜的是，她永远也不会丧失理性。

她暗想这大概跟她多年从事的专业有关，看来职业的特点往往容易渗透到人的性格当中。

她原以为会像以往那样很快地就能摆脱低落的情绪，可是，一连多日，她丝毫没有产生轻松的感觉，相反却怅然若失。

快到办公室时，她微闭双目，做了一个深呼吸。

陈浩看了她一眼，微微地笑了一下。

她在心里一再告诫自己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去，当然，她也不愿意把工作上的烦恼带回家，这是她的习惯。

往常只要一到办公室，面对她熟悉的图纸上所标识出来的地质构造，那上面红的绿的圈圈点点，比任何东西都能引起她的兴趣。她很庆幸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搞石油地质的人需要不断扩大视野，不断超越固有的认识，才有可能发现新的油气田，这与她对事物的认识相吻合，她更喜欢突破什么，而不是墨守成规。

坐在工作台前，她慢慢地梳理着混乱的思绪，心情渐渐地放松了下来。

她下意识地走到窗前。

一场小雪过后，灰暗的天空澄澈多了，淡淡的白云像一片片轻盈的羽毛，自由地漂浮在空中。阳光暖融融的，斑驳的光点洒在窗前那盆杜鹃花上，杜鹃开得正浓，红色的花朵争先恐后地从枝桠里挤了出来，像是一大群天真的孩子一下子挤破了门似的，给她堆满图纸的办公室陡然增加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她的心情舒坦了起来。

这盆花是许如娟前几天特地买来送给她的，大约是许如娟发现她最近魂不

守舍而在想办法安慰她吧。

一只不知从哪儿飞来的铁灰色的小山雀落在了窗外光秃秃的柳枝上，啾啾地叫着，寻寻觅觅，显得很快活。这个季节哪来的鸟呢？她的眼睛一亮，这小小的生灵是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令她的心怦然一动。她暗想一个人到底能飞多远呢？又能飞多久呢？谁也不可能永远地飞下去，事实上人终究是要慢慢地老去，就像一个水库早晚会有枯竭的那一天一样，也许就在眼前，也许就在某个不期然的瞬间。生命因为短暂和不可逆才显得弥足珍贵，无论何时都应该赞美生命。

这只小鸟竟然引起她一连串的遐想和感慨，这就是中年人，在经历了童年的梦幻，少年的莽撞，和青年的激情之后，步入了平实的中年，对人生的理解往往会产生多角度的透视。

时光飞逝，人们就在时间的流动中积淀着自己的履历。

站在窗前的一番沉思默想，使她阴郁的心情渐渐地晴朗了起来。

恰好在这时，许如娟推门进来，把刚刚写好的报告提纲递给她。

“师傅，最近你是不是生病了？”许如娟关切地问。

“没有，就是感觉有点儿累。”她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你总是把弦绷得太紧了。”

“可能是岁数大了，零件开始老化了。”她开玩笑地说。

“你可真逗，你有多大？”许如娟笑着说。

“跟八十岁相比，还算年轻。”她说。

“师傅，你千万别累着了，要是我能做的，你就尽管让我做吧。”许如娟临走的时候特意说了一句，

“我知道，”她轻轻地说，“对了，你去把S深3井的资料全部找来，我想看一下。”

“好吧。”许如娟心里直犯嘀咕，这是一口超深探井，还是当年她们一起测过的，所有的参数都装在她的脑子里，还看它干什么？犹疑之间，她看到师傅的脸色是一副不容分辩的样子，只好退了出来。

其实，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她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她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说，时间能冲刷一切，时光能将美的丑的善的恶的人们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东西统统冲走，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在狂风暴雨惊涛拍岸之后最终会渐渐地平息下来一样，只留下无痕的沙滩在阳光下灿烂生辉，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她太需要时间了，不仅是她的事业需要时间，而是她目前的心态也需要时间来调整，当然不一定很长。她要重新找回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再一次因充实而快乐起来，这的确需要一段时间。